

闪光的足跡

王磊 著



闪光的足迹

王磊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闪光的足迹

王磊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125 字数：120千 插页：4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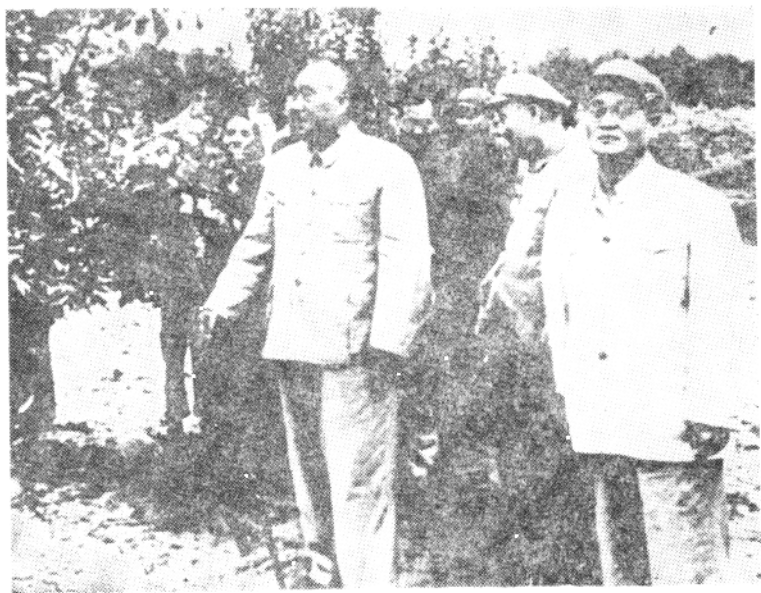
印数：1—5,560册

ISBN 7-224-01265-8/K·93 定价：3.15元

血汗的澆鑄
光輝的業績

烏蘭夫





石光华陪同朱 德、董必武同志参观通辽县果园



石光华陪同朱德、董必武同志登辽河大桥眺望



石光华（穿军服者）察看科尔沁的细毛羊生长状况



石光华与战友云曙碧
同志在一起

祖國

1956年7月10日
石

石光华为其日记封面题词

怀念光华同志

习仲勋

石光华同志长眠在内蒙古草原上，已经四年有余了。但他那种一直保持着的革命热情，艰苦创业、廉洁从政、无私奉献的精神，依然萦怀在我的心中。

石光华同志是陕西高陵县人。他十七岁时，就怀着报效人民解放事业的满腔热情，投奔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那时，他曾在我领导下一起工作过。一九四六年他受党的指派随同乌兰夫同志来到内蒙古，开辟、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十月，他始终战斗、工作、生活在内蒙古。他把一生交给党安排，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给蒙汉各族人民。

石光华同志是党的好儿男，蒙古民族的真诚挚友，民族团结的楷模。为了尽快振兴繁荣内蒙古，他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始终保持和发扬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踏遍了塞北大地，把血汗洒在草原上，埋头苦干，拼搏进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并精心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内蒙古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史是自己写成的，《闪光的足迹》一书是石光华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我相信内蒙古各族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石光华同志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前 言

医药科普杂志《开卷有益》的副主任编委范子千同志和已故的哲里木盟委第一书记石光华同志的遗孀云曙碧，来哲里木盟撰写《中国名医名药名厂丛书》内蒙古分册。一天，我去看望云曙碧同志，有幸结识了范子千同志。她与我有同样的经历，早年在部队当过宣传员和卫生员，但她酷爱写作，她的爱人是一家出版社资料室的负责人，编辑和整理过大量有价值的古典文学资料，不幸“文革”中受害致死，后来落实政策时，她接过了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当上了编辑这个无名英雄。

我们谈得挺投机，于是她拿出了最近写的一篇不足三千字的个人回忆录《祖国啊，我的母亲》给我看，这篇文章写的是她一九四九年参军南下到抗美援朝时期的经历，文字朴实，感情纯真，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九五二年我们接受了反细菌战的检役任务，回到了天津。这时，我的儿子小军已经会说话了。当我们母子见面，小军叫我阿姨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儿子虽然没有得到母爱，但我把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我们最可爱的人。”

我想，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心酸落泪的，为祖国，为人民征战而归，如此亲人相见不相识的场面，要比唐代诗人贺子章《回乡偶书》里的诗句描写感人得多，因为这种悲欢离合，包含着一个革命战士公而忘私的伟大情怀。她的泪润透了读者的心田，正象石光华同志献身革命留下的印象一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范子千同志对我说：“这个宾馆里的胖经理，向我介绍了许多石光华同志的感人事迹。”

“这是真的。”我说：“文革期间石、云夫妇被游斗，那时胖经理是科左中旗旗委招待所的管理员。他过去是达尔罕王府的小奴隶，对老革命有感情，他不相信这些曾出生入死，解放了他的老八路军会反党。当时他把肉食藏在碗底给他们夫妇端进牛棚，用筷子敲击碗底向高度近视的石光华同志暗示。美食哽喉，热泪暗流，草原人民给牛棚送来温暖和希望，那透进牛棚的曙光和月色对受难者来说，心里一下子觉得明亮起来，信心和力量由此产生，夫妇二人便含怨忍痛等待那撒满春辉、充满生机的春天的到来。”

哲里木盟人民对石、云夫妇的这种深情厚意，是夫妇二人对党对革命和对哲里木盟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所结成的。

六十年代我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下放到哲里木盟工作。那时石光华同志是哲里木盟盟委第一书记，云曙碧同志是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在筹备内蒙古自治区二十周年大庆的工作中，我与他们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对他们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光华同志是黄土高原的儿子，曙碧同志是大青山的女儿，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踏烽火硝烟奔向延安，革命的洪流把他们汇集在一起。见到他们，眼前即刻浮现出宝塔山、杨家岭、枣园、桥儿沟和南泥湾这些我所向往的地方。我和他们二十年同地工作，对他们的为人我是熟悉的，他们都是很可亲近的人。

我来哲里木盟后，亲眼见到他们许多令人难忘的事，如他们生活俭朴，不论是下去还是在家，三餐粗茶淡饭，始终告诫同志们待客要四菜一汤，不搞特殊化，为全体党政干部树立起一面艰苦朴素的镜子，时至今日，哲里木盟遗风如故。于是，一些惯于搞不正之风的人说哲里木盟是土泡子，送了绰号“哲里笨”，哲里木盟的现实情况就不言而喻了。

当时，他们住在盟委后院的几间平房里，几个孩子还小，常常看到他们徒步到幼儿园接送孩子；他们将自己还需要的衣物送

给困难的同志不止是一个人，云曙碧同志还亲自给一个转业军人的孩子做鞋穿。一次，云曙碧同志去盟医院给孩子看病，遇见一位不相识的市民女儿，被流氓奸污后又被流氓刺坏了双眼，因无钱难以住院，云曙碧同志见此情况马上将身上仅带的十三元钱掏出来，替交了住院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看上病。后来，那位得救的女孩子，一只眼复明了。本来人世间的险恶使这个纯真的少女放弃了活下去的信心，后来，同志间的温暖和友爱又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只有把革命工作看成是神圣的事业，而这神圣的事业又与人民的生命相连的人，才能有这种高尚的感情。这是革命战争时期同志间最纯真的情谊啊！诚实的人给人以行动，虚伪的人给人以谎言。石光华同志坚持“五湖四海”，团结新老各族干部，从使用和关心干部开始，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贯彻执行由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党委制定的“三不两利”政策，团结了各族人民和民族上层人士，形成了一个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年困难时期，在农业生产上他坚持综合治理草原，坚持从哲里木盟实际出发，提出了农牧林三结合的方针。今天的事实证明：哪儿搞了农牧林三结合，哪儿的生产就立于群山之峰。一棵树升起一朵云，一朵云拧下一片雨，干旱的沙漠上刮起了湿润的风。石光华同志除在大本营制定深谋远虑的规划蓝图外，还时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吃苦流汗。他，跟在二牛抬杠的犁杖后边，边踩格子边敲着点葫芦，和父老乡亲们一起播种丰收的种子；他，挥镐刨地，埋下营养钵，进行土法高产实验。哲里木奉献给祖国的每粒珍珠都蕴藏着石光华同志的智慧和汗水。四十年来，储雨、挖水、修湖、筑坝、植树、种草、科学管理农田和牧场，使风沙成龙的科尔沁沙地由黄变绿，成为北疆的明珠，祖国富饶的粮仓之一。历史上多少过客雄心勃勃，想把哲里木建成粮食基地，但是他们都未能如愿。六十年代，当祖国勒紧腰带伸出饥饿

的双手向大地要粮时，哲里木人民在石光华同志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在1959——1961年的困难期间，连续三年战胜天灾人祸夺得了大丰收。哲里木盟的一年收成可供全国每人一斤粮。一斤粮在那时就能救活几条人命，该是多么珍贵啊！在饥荒年代党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石光华同志在饥饿人民的心目中，为党树立了威望，他却和普通百姓一样，脸是浮肿的。一个人的一生难得有一次闪光，更不是每个人都能闪光。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来哲里木盟专访，写出了《对天作战的领导艺术》，经中央同意发表在头版头条，并亲口表彰了哲里木盟对国家的贡献。

中国人最富于同情。说起这些，范子千同志产生了应该写写石光华和草原人民的念头。于是组织几位同志，在宾馆二楼会议室，一起商议此事。她提出由我来执笔。尽管是件美差，可我心中不安。范子千同志看出我的心事，便打气让我解除顾虑。我想，写的是一种精神，是民族的精神，这是文学创作的责任，不该害怕这副重担。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许写真人真事，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定论，可是盖棺者也不许定论。今天不同了，回忆录大多是活人真事，这些真实的故事记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足迹，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图书的社会效果就会越来越明显。

石光华同志既不同于名将老师，又不同于社会名流。他祖居陕北，从小吃苦，参加革命后，受过革命圣地延安的洗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转战千里来到内蒙古草原，和老一辈革命家乌兰夫的女儿云曙碧结为伴侣。1949年他从锡林郭勒盟来到科尔沁，那时他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满腔热情，三十年同哲里木盟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在这儿洒下青春热血，留下闪光的战斗足迹，按照他的意愿最后将骨灰也撒在了这片土地上。

我想，把他的历史横断开，跳出回忆录的圈子，写石光华同

志在哲里木盟那些为党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人民熟知的故事。在这儿，我只想说清一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干部都应该象石光华同志那样，去播种延安精神的种子，完全彻底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如果我能写得象，象那时的石光华同志，也就心满意足了。

石光华同志从牛棚出来不久，一位青年作者主动登门要写他的一部传记，被石光华同志婉言谢绝了。我理解石光华同志的意思，他是要人去写哲里木盟人民三十年来那些令人难忘的事。有人说写这种东西没人看，出这种书没人买。没人看没人买是历史的反常现象。记得1948年我南下到了开封，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时，一位天主教徒自动参加了我们的政治学习，会上并热情地朗颂起：“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这是对新中国抱以强烈的愿望所致，这种希望的曙光总会有一天在这一代青年人的心中升起。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政治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及其它事业，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来保证，那么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也应该首先懂得本国的政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认清国家的发展方向。石光华同志就是这样，在左倾路线顶峰时期，在哲里木盟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这样一说，当时大伙议定让我执笔，我一再解释我是个写诗的，过去只写过叙事诗和短篇故事。七十年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与张长弓等四同志写的长篇小说《娜敏伊虹》，我坐车，挂过名，实际上是张长弓写的，我仅在最初参加过讨论和动手写过两段歌词。如此重担，怕挑不起来呀！范子千同志对我更抱有信心，非催我动笔不可。真没想到我的话为自己揽了一身债，回家后实难静下心来。初冬的夜，星斗仿佛都在颤栗，牵我思绪，扶案闭目追忆往事，不觉已曙色临窗，望出去似乎有着我

未见到过的生机，意象中眼前又浮现出科尔沁的春色秋光。诗曰：

几腔热血洒疆土，
几人捐躯育珍珠，
苍山叠翠映沃野，
沙沼漫坨出平湖。

卷 首 诗

过去的时光
閃閃烁烁
象东去的流水
翻着浪波
啊，艰苦的岁月
青春的战歌
如泣如诉
依依难舍
解放的道路
坎坎坷坷
血与汗灌溉了焦灼的大漠
黎明熄灭了战火
沙原上残树断木
迎来了远域春色
是谁的马蹄踏浑了辽河

过去的时光
閃閃烁烁
象东逝的流水
翻着浪波
啊，滂腾的生活
理想的赞歌

如思如恋
难分难舍
建设的道路
坎坎坷坷
血与汗浇开那胜利的花朵
黄昏熄灭了战火
秋池中枯叶残荷
转瞬鬓丝如雪
是谁的马蹄叩响了辽河